

墓越尚大  
誌宗父遼  
銘五千

# 摆渡辽河

## 新民巴图营子考古往事：辽墓惊魂夜

野外考古，栉风沐雨、孤独寂寞，其艰辛难以言说，且不乏风险。1956年10月，在新民巴图营子辽墓的发掘中，张彦儒、冯永谦两位考古专家被成吨流沙埋于墓中，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千年古墓中，熬过了难忘的惊魂一夜！回溯光阴，重忆往事，当事人心中充满无限感慨。

### 拉土积肥 千年辽墓现真身

巴图营子辽墓是怎样被发现的呢？当事人冯永谦回忆说，这座辽墓是在1956年6月被发现的，该辽墓所在地在当时的新民县，巴图是满语，清代官吏的名称，营子就是村的意思。那时，这座千年古墓上已形成了一个沙包，这一带有不少沙坨子、沙岗子、沙条子，分别称作头道岗子、二道岗子、三道岗子，此辽墓，在二道岗子的地下。当地老百姓在巴图营子村西半里地拉土积肥，新民是沙土地，拉的是沙土，挖到家里垫圈，村民从东头沙包的南面逐渐取沙开挖，正好挖在墓门边上。

该辽墓发现后，先报到省里，考古队人员当时在抚顺大伙房水库发掘，没富余人手，就通知当地封存保护。待抚顺大伙房的发掘工作结束后，国庆节一过，才派张彦儒与冯永谦两人去新民发掘。

1956年10月6日一早，二人从沈阳动身。当时的交通不便利，去新民就要过辽河的主河道巨流河，那时过辽河不像今天有铁路桥、公路桥、高速公路等多项选择，只有铁路桥，人可以过，但带发掘工具，就走不了了。张彦儒、冯永谦两人在沈阳雇了一辆马拉的胶皮轱辘车，走到辽河边，由大船连人带马摆渡过去。巴图营子村在新民县（今新民市）南30公里处，二人到新民后，由新民县文化局接待，派文化科的一个管文物的叫王国栋的科员带他们去巴图营子村。

今天从沈阳到新民，开车走高速，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，而在1956年，考古专家赴新民发掘，却连辆车都没有，要坐乘最原始的马车、摆渡船，走整整一天，才能抵达目的地，条件之艰苦，不是方便快捷的今天所能想象的。

### 古墓遇险 考古队员被活埋身

找古墓，先要确定墓道的准确方位，辨识的办法是看土的颜色。方法是：原生土和填土不一样，原生土颜色一致，五花土因含草根、树叶、石头、瓦块及地面的腐殖土，这些成分都掺和在一起，就不如以前纯净了，必然留下较鲜明的人为痕迹，叫填土，俗称五花土。通过原生土与填土的辨别，基本就能找出墓道的入口所在了。

找准古墓位置后，张彦儒、冯永谦两人所雇民工定点开挖。他们先把地面搓平，辽墓有墓道，一般是一个大斜坡，他们顺着墓道挖到墓底，将近两米五深，首先见到墓门，墓门封堵得很严，虽历经千年时光，难免渗进一点积土，但不多，墓室基本是空的，清理比较方便。

据冯永谦追忆，巴图营子辽墓的墓室是抹角长圆形，墓室前边有甬道，甬道两侧有两个抹角方形耳室，主室高两米五，墓室上边是穹庐式的墓顶，墓顶覆盖的沙包厚度达五米，也就是说，从墓室底到墓室外的沙包顶端，垂直高度达七米五。这意味着，在他们头顶，积压着几十吨甚至上百吨重的沙土堆，一旦顺隙砸下，



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精美文物。

后果不堪设想，但这个潜在危险，他们却压根没有预料到，这不是大意，而且缺乏经验所致。

发掘古墓有初掘与细掘两大环节，初掘指用铁锹等工具挖通墓道，清理积土；细掘指的是用刷子、小铲子等工具，细致处理存有文物的墓室。由于当时已是深秋时节，天气转冷，张彦儒、冯永谦决定晚上加班，抓紧时间，提快进程。

一天晚上，张彦儒、冯永谦正在墓室内工作时，突然听到头顶一阵窸窣窸窣的“异响”，有人入室？动物走近？还是出现了什么不明情况？……两人犹豫片刻，突然醒悟判断皆误，这是墓顶沙子滑落的声音，是成吨的沙土，砸下来了！这些沙子的滚动声，若在室外，响动并不大，发声沉闷，但在身处古墓内的人听来，却声如巨雷，势若奔马，加上心理作用的暗示，那真是格外的刺激与惊悚！

需要补充的是，依据这种传声原理，伪满洲国统治东北时，为防盟军飞机轰炸，还照葫芦画瓢，设置了一种别具特色的“土雷达”。具体操作是：先修个大土台子，高约六七米，里边是空的，用木头做个圆桶状的东西，直径四五米，直桶露天，不封顶。地面铺上木板，木板底下也是空的，当中放个大缸，埋在土的里边，派专人于内侦听。飞机一来，缸就发出巨大的声响来，然后，立刻通知外边，敌机将至，赶紧躲避、准备防空！当时伪满洲国所设的地方派出所，多采用这种简易的防空设施。别看这种土雷达粗糙，一旦飞机来，底下听得特别清楚，声音非常大，其结构虽不复杂，却简单实效，易于操作。而张彦儒、冯永谦所处的情境与之大同小异，只是他们听到的不是飞机马达的轰鸣声，而是成吨沙子的滚落声，强烈的不祥预感瞬间笼罩心头：我们要被活埋了！

“不好，上边塌了！”冯永谦大叫一声，拔腿就往外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墓顶的沙土哗哗往里掉，仅仅几分钟的工夫，墓门外好几米长的甬道便被沙子基本填满了，好在因为下落过急，甬道狭窄，沙子的流速受阻，没再继续往墓室内涌进。当时，怕沙堆把墓顶压塌直接砸下来，张彦儒与冯永谦赶紧贴在主墓室的墙角上，好在主墓室修得还算坚固，没塌，情况虽危急，但二人总算避开了最致命的一击。

必须尽快出去！两人奋力挖沙，希望打通一条逃生之路，但沙土不像别的土，越扒越往下淌，白费力气，只有外边人发现后，出手援救才能脱险，他们二人，只能等。

那时，没有手机等通讯设备，这座辽墓又在巴图营子村半里地之外，两边不通信，而张彦儒与冯永谦二人晚上进墓赶工，没带手电筒，拿的是蜡烛。清理墓室时，照明用七八根蜡烛，现在墓门被堵，空气不畅，燃这么多蜡烛，只能消耗更多的氧气，二人赶紧吹掉五六根蜡烛，仅留两根，人手一根，“等吧，等到天亮吧。”张彦儒叹息道。

### 失踪一夜 村民挖出被困者

张彦儒、冯永谦晚上六点吃的饭，入墓清理时不到八点，在古墓里从遇险到恢复平静，已是深夜十二点多。两人精疲力竭，坐在古墓的黑暗中，蜡烛的萤火微微闪动，偶尔映照出刚刚清理出的满地的残木、铜壶、铁锁、铜面具、三彩瓷器与棺木中朽烂的尸骨，幽深古墓、千年寂静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神秘与诡异。墓顶哪怕有一粒细沙滚动，身在墓底的两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换常人早就心惊肉跳，但他们两人，倒还能沉得住气。事后想，也可能是当时太紧张了，紧张过度，也就忘了什么是紧张与害怕了。

冯永谦当年二十岁刚出头，张彦儒比冯永谦大十来岁，他参加革命早，是随当时东北文化部博物馆处的处长王修从哈尔滨来沈阳的，是从伪满政权手中接收东北博物馆（今辽宁省博物馆前身）的人员之一。两人互相鼓励，说五米沙堆不算太高，能掉下来的沙子，可能都掉下来了，大概不会再有危险了，沉住气，别着急。而且农村吃饭早，见我们没回来，很快就会派人来寻找的……

两人都是唯物主义者，又常年搞野外考古，不信怪力乱神的事，虽身在黑暗的千年古墓内，心内亦无异样感觉，但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狭小空间里（墓室高2.5米、宽4米，总面积约有二三十平方米），即便沙子进不来，时间一长，缺氧必然发生，人会窒息而死。为节约氧气，两人把手中蜡烛又灭了一根，墓室内漆黑如墨，燃着的蜡烛头有如一粒微微跳动的“光豆”，



冯永谦摄

书中常讲“一灯如豆”，此时此刻，二人方知古人所言不虚。开始，两人唠闲嗑，打发时间，后来唠累了，便一声不吭，瞌睡上来了，眼皮上下直打架，却又睡不着，真是度日如年。

第二天一早，工人们来到发掘工地，发现古墓怎么被沙子封上了？到张彦儒、冯永谦住的巴图营子村找人，房东说，他们两人一夜未归，这时，大家才知出了事，赶紧挖沙。挖了好长时间，大概挖到上午八九点钟，才挖通墓道，两人终于爬了出来。工人们见他们面便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在墓里待了一个晚上啊！”两人接话道：“那怎么整？从里边出不来，喊你们也听不见呢！”大家相视一笑，终究虚惊一场，人没事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这个可称作“辽墓惊魂”往事的当事人之一的张彦儒先生，几年前过世了，另一位当事人冯永谦已是85岁高龄，追忆往事，冯永谦自感仿佛就在昨日，情景真切，历历在目。

### 器物精美 巴图营子辽墓说道多

历经了一次生死之夜，想想不免心有余悸，不过，从这座辽墓的特殊构造与所出遗物看，则颇有价值，在张彦儒、冯永谦二人看来，这个险冒得值、有代价，但更有收获。

由于这座墓葬受到扰动，根据现存的材料，仅能知道此墓是夫妇合葬。由发现的牙齿面磨蚀痕迹看，知道死者年龄都很大，尤其男性牙齿咀嚼面的磨蚀程度更甚。由墓门封闭情况看，堵门砖经过另一次拆动，这说明，墓内埋葬的尸骨当是两次葬人的。

巴图营子辽墓的基本结构是：上边穹庐顶，不封口，留个圆洞，上边压一块石头，把缺口封上，特殊之处在于，封堵巴图营子辽墓墓顶的圆洞，用的不是石头，是磨盘，而且是磨盘的下扇，至于磨盘的上扇，则留在墓室底，两片磨盘上下相对。为何用磨盘的下扇封顶呢？因为下扇没有眼，可以堵死墓顶圆洞，而磨盘上扇有下料的眼，所以没用，巴图营子辽墓是唯一用磨盘的下扇来封堵墓室顶洞的辽墓。

在内部建筑上，巴图营子辽墓是先内用柏木方子互相咬扣，做一个木墙，做好后，贴着一圈木墙，再砌砖墙。今天我们看很多辽墓，里边木头已经朽坏，以为是砖墙，实际上先砌木墙，然后，在外边砌砖墙。严格讲，巴图营子

辽墓最里边是木头墓，然后才是砖墓。在巴图营子辽墓的尸床上，发现了大量水银（汞），这是契丹人用水银做尸体防腐剂的考古实证，由此可知，此墓主人的身份当属契丹贵族无疑。

巴图营子辽墓的出土文物比较丰富，墓中铜器有铜钵1件、三足铜注壶1件（黄铜铸造）、铜洗1件、铜镜1件、鎏金镂空冠1件、鎏金铜面具2件、鎏金铜牌1件、人物鱼舟金簪1件、银发钗1件、玉版6件。

墓中的琥珀随葬品有：荷叶式琥珀饰1件、复叶式琥珀饰1件、笋状琥珀饰2件、条状琥珀饰2件、蕈(xùn)状琥珀饰2件、扁琥珀珠1件、椭圆形琥珀珠19件、琥珀珠21件、竹节琥珀执柄1件等。

墓中出土的陶瓷器，一部分是本地烧造，表现了契丹族固有的特点，如鸡冠壶和高体瓷器的长颈瓶；另一部分，则是中原地区的名窑产品，如定窑（源于邢窑）的白瓷和景德镇的青瓷（或称青影）瓷器。同时，有些瓷器上有“官”字及“新官”二字的铭款，这是很重要的发现。

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铜面具和铜丝手足络套，过去在其他辽代贵族墓葬中已有发现，较为少见的是，该墓的鎏金铜胸牌的牌面上刻有“智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”十个字，这是很少有的发现。

虽然时间已过去了63年，但冯永谦依然清晰记得巴图营子辽墓所出土的几件精美文物：如青白瓷划花注壶，是景德镇窑所出，这个壶造型优美，花纹非常精致、釉色晶莹清澈、釉厚处闪出淡淡的青色，可惜，后来被保管人员不小心给打碎了；如三彩釉印牡丹海棠式长盘，粗缸胎，黄白衣，挂白陶衣，施黄、白、绿三色釉，釉面有细微冰裂纹，黄釉施外壁，近底处无釉，盘沿蓄草纹绿釉。内底白釉，牡丹花黄釉，枝叶绿釉，花两侧对飞双蝶，三色兼施，口沿有支垫痕；如船形金耳饰，体中空，两页合成，舟作鱼形，上有六角亭一座，亭两侧各有三人，笑谑神情，形态不一，生动逼真；又如复叶式琥珀饰、荷花式琥珀饰，非常晶莹，红得透明，十分少见……

这些文物，如今被置于博物馆内供人参观，除了珍贵的文物价值外，它们还见证了新中国考古专家们的忘我付出，刻录下一段令人难忘的激情岁月！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